

歷史空間

文昌梓潼神

青絲

梓潼神曾經是科舉時代香火最旺的神祇，因其司掌文事，為主試之神，又被稱為「文昌帝君」，是期望通過科舉之路進入仕途的士人倍為尊崇的神靈。而在古代，每次科考之前，考官也要舉行相應的儀式，恭請梓潼神入場主試，以祈考試順利。如《儒林外史》的第42回：「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進場來主試，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。」

關於梓潼神的原型，有很多傳說。一說是晉代在川中稱蜀王的張育，因抗拒前秦戰死，後其祠宇被與亞子祠並稱，故名張亞子；也有傳說張亞子是個忠孝兩全的人，事母至孝，後仕晉戰死；還有傳說張亞子是個神醫，因行醫為善，深獲百姓的愛戴。種種說法紛藉相亂，莫衷一是。而在唐代以前，梓潼神祇是偏居一隅的地方神，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。安史之亂的時候，唐玄宗入蜀避禍，途經七曲山梓潼神祠，因感念張亞子的忠孝，封其為左丞相。到了晚唐，唐僖宗為避黃巢之亂入蜀，自以為得到了神明的佑助，又親祀梓潼神，封張亞子為濟順王，並親賜佩劍。接連得到兩位皇帝追封，梓潼神的聲名由此大噪，成為了士人的守護神。傳說凡是士人往神祠前經過，若遇風雨，必官至宰相，如果是進士經過，遇風雨則必登殿

魁，而且「自古無一失者」，從來就沒有錯過。

曾隨唐僖宗入蜀避亂的中書舍人孫樵，寫過一篇《祭梓潼帝君文》，他在序中寫道，自己之前並不相信鬼神，凡是經過祠廟，不是高聲嘲笑就是口吐唾沫以示鄙夷。會昌五年（845年）的一個夜晚，孫樵經過七曲山時，「凍雨如泣，滑不可陟，滿眼漆黑」。十年後預兆果真應驗，孫樵榮登進士第。所以，在二十年後再次經過七曲山梓潼神祠時，孫樵也不得不一改之前的狂傲不遜，謙恭地去參拜梓潼神的靈座，感謝神的庇護。

這一類預兆應驗的例子還有很多。北宋蔡攸（shì）的《鐵圍山叢談》也載有一事：王安石年尚八九歲時，曾隨父親經過梓潼神祠，天空風雨交加，猶如黑夜。而同時經過的還有一位王提刑，誤以為是神靈預兆自己將來要做宰相，故內心時常為此自矜，後來方知風雨乃是王安石日後為相之兆。

由於宋代社會打破了門閥勢力的壟斷，政治權力對平民階層廣泛開放，出身寒門、身份卑微的文人士子，都可以經由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。因此，迎合了大眾心理需求、寄托了文人希望的梓潼神就不再是地方神，而成為了全民參拜的主神之一。《堯山堂外紀》載，南宋孝宗年間，一位四川的地方官，因

缺乏文才、不善言辭，擔憂入京謁見皇帝述職時，不知如何應對。他家里長期供奉有梓潼神的神位，某夜夢裡，梓潼神對他念了一聯詩：「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。」到了謁見皇帝的時候，宋孝宗果然問起：「三峽風景如何？」川守就用夢裡學到的兩句詩作答。宋孝宗聽了非常欣賞。

第二天，宋孝宗對宰相趙鼎說：「昨天有個川守述職，我問他峽中風景，他以杜甫的兩句詩作答，三峽的景色就像展現在我面前一樣，可見這人善用詩句，可讓他做寺丞。」趙鼎素知該川守之能，退朝後找到他一問，川守不敢隱瞞，把經過全說了出來。為了避免穿幫露餡，趙鼎仍然讓川守返回四川任職。當然，此事的經過未必可信，但從中可以看出，當時人們供奉梓潼神，已是很普遍的現象。

到了元代，元仁宗又敕封梓潼神為「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」，民間各地也開始大建文昌宮、文昌閣或文昌祠，供奉文昌帝君非常普及。明初，劉基的《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》：「明年六月，百廢備舉，廟有新室，學有新舍，教官有廳，文昌有祠。」在科舉制度日益完備的此時，供奉文昌帝君和興建學校一樣，成為了地方的一項重要事務。

一些為了誇耀名望富貴的家庭，也刻意編造與梓潼神有關的故事，以渲染受之「天命」的合理性。明人陸粲的《庚巳編》載，明代仕至太子太保、左都御史的名臣陳鑑，其侄孫就經常跟鄉鄰或友人說起，自己祖上於某日登廟時在地上拾到一塊鍋巴，不捨丟棄，就洗乾淨吃掉，由此積德。當夜遂有梓潼神入夢告之，陳家不久將有才俊降生，果然沒過多久，就有了陳鑑。

可以說，文昌梓潼神被一再神化，是歷代的統治者有意營造的一種意識形態。因為在古代，科考是朝廷籠絡知識階層的重要手段，而傳說掌管人間祿籍的梓潼神，則是可以決定士人一生前途的神靈。士人對梓潼神的心理依賴性越強，對功名利祿的希冀越大，君王也就越易於穩定人心，強化君權的統治。



四川梓潼七曲山上，有一座元、明、清三代建成的古建筑群，供奉梓潼神。 網上圖片



文昌梓潼神像。 網上圖片

古今談

「一則治，兩則亂」

秦國從誕生（附庸國）到成為強國，其歷史大背景就是許多小國的消亡，能留下來的，成為為數不多的強國，秦國是其中之一。

當時各國的經濟生活情況，各各不同，因為各有各的客觀條件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有一段概括性的總述，大意說，山東臨海，出海鹽；山西就靠山東的鹽鹵；江南楚、越之地，那時地廣人稀，但卻不是產魚、耕種的好地方，所以「地勢饒食，無饑饉之患」，不過卻「無凍餓之人，亦無千金之家」；秦、夏、梁、魯、齊、趙都重視農業基礎，又加上「設智巧、仰機利」商人的活動多起來了。

總的來說，各地物產不同，各有所缺，各有所需。大國都想兼併小國以獲所需，人民百姓也希望物產交流。不同的是，人民百姓自然希望在和乎生活中得到生活的提升，各國的統治者則一直在武力中去奪取地方與政權。

秦國的條件特別好，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說那時「關中之地，於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眾不過什三，然

吳羊璧

其實，不只秦國想最後統一中國，其他強國何曾沒有這個傾向。不過秦國強大得快，其他強國相對地弱，於是出現了大家聯合來對付秦的形勢，秦國又要對付各國的聯合，在歷史上，有「合縱」「連橫」的著名故事，其實，各國都想成為最後的一大強國。

戰國時期百家爭鳴，主要是那時的高級知識分子，能掌握天下各地的情況、民情，能夠向統治者提出安邦定國的意見，荀子是其一。在《荀子·王制篇》中，他列舉各地有特產，可以使其他地方得利，例如北方有馬，「中國得而富使之」，南方有象牙羽毛的產物，「中國得而財之」，東海有植物魚鹽，「中國得衣食之」，西面有皮革，「中國得而用之」。總之是：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莫不盡其美，致其用」；統治者能用以「養百姓令安樂之」，就是最高的境界。荀子的理論就是，在天下一家的基礎上，「王者之法，等賦、政事，所以養萬民也」。

量其富，什居其六」。關中之地是秦國所在。他們的地與人口都只佔天下三分之一，卻擁有天下十分之六的財富。所以，秦國想統一天下的野心也一定最大。

使天下的物產得以流通，一是可以使國家富強（這是統治者想掌握的），一是可以使萬民日子過得好些（這是天下百姓共同的心願）。老百姓的心願不容易成為現實，而統治者的競爭則是現實行為，在統治者方面，還產生了專制獨裁的理論，《呂氏春秋》中就有了，強調天下必須一統：「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。……天下必有天子，所以一之也；天子必執一，所以搏（把散土團聚）之也。一則治，兩則亂。今御驪馬者，使四人操一策，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，不一也。」（呂氏春秋·執一篇）

《呂氏春秋》如此強調「一則治，兩則亂」的觀念，給「天下一統」以及「天下必有天子」，由天子來統治一切的專制制度，定下了明確的方向。這卻是反映出了那時候的歷史潮流，正是這樣「一則治」的趨向。經過長時間的由「萬國」到「七國」的爭亂，不論上層下層，都產生這樣的要求了。

戰國時期犬牙弱而出的各強國，其實都一定抱著「一統」的觀念，不只是秦國而已。

秦國立國的時間很長，（西周時的秦莊公，是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時候），秦始皇嬴政當秦王的時候，不但他自己在這樣的形勢與理論中薰陶成長，他的多輩祖先也是一直泡在這樣的氣氛中的。統一天下，成為他們的使命。他統一天下之後，成為始皇帝，該做甚麼事，都早就心中數有了。

豆棚閒話

古人「重孝」也搞笑

趙榮芹

重陽節裡大夥兒紛紛說「孝」，「盡孝」，讓我想起古典古籍的「孝」。隨著年歲漸長，閱歷漸增，我也不斷擴大了對古代「行孝」內涵與外延的理解。我也不斷擴大了最早在課本上學到的《孔雀東南飛》長詩時，「孝」就在我頭腦留下非常「恐怖」的印象：為不拂母親之意痛心地將心愛之妻「趕」走，這在今天的文明社會簡直不可思議。

後來翻古籍讀古典發現，幾乎所有傳承下來的「古書」都或明或暗地大力弘揚「孝道」，這應當歸功於偉大的孔老夫子。在《論語》裡，孔子六次論「孝」，其核心皆是「無違」，也就是無條件馴服的意思。不僅如此，孔子還特別號召廣大人民群眾要按「天地君親師」的順序來「盡孝」，由此構築了中華民族大基本道德行為準則：忠孝。我也很欽佩古代文人的「忽悠」人本事，為了讓人們學有標杆，不僅編印了《孝經》，還整出一個「驚天地、泣鬼神」的「二十四孝」圖譜作為楷模大力弘揚，要求學習。從此，「忠孝」就成了人性和區別禽獸的標誌，連背「忠孝」標準就要遭到全社會唾棄。所以，焦仲卿們即便與妻子如膠似漆，也不敢公然背「孝」而行，一幕幕愛情等生活悲劇便在受到「褒獎」的背景下不停上演……

「孝」成為笑話：要求子孫後代行孝卻沒到「退休」年齡就被迫過上淒涼孤寂的日子。由此可見，李淵的子孫運用「孝」這種工具的能力，個個都是「青出於藍勝於藍」。所以，看到有人呼喊在道德失落、落落的當今時代，應大力弘揚「孝文化」，像古人那樣重孝、行孝時，我卻不敢苟同：我們需要的不是古代社會那些可怕的、恐怖的「孝」，而是發自每個人內心對師長們自然的尊重與敬愛！

「孝道」佔領道德高地後，「弘揚孝道」也就成了歷代帝王義不容辭的使命，而「盡孝」也演變為普羅大眾的責任感和榮譽感，「以孝治天下」會順理成章成為國策了。從此，誰也不便和不敢懷疑「孝」是一種統治工具。甚至鬧出了許多打着「行孝」旗號搶奪皇位而不惜弑父、殺母、屠兄戮弟的冷笑話。

「孝」在古代雖然很「嚴肅」和「悲壯」，但也幽默搞笑。開啟大唐王朝第二個盛世的李隆基就是一位特別注重弘揚「孝文化」的主，他專門在《孝經序》裡批評：「因嚴以教敬，因親以教愛，於是順移孝之道昭矣。」這個「聖諭」說得很露骨，其意是說培養對父母的敬愛，目的就是要移植於對君主的忠與順。與《孝經》中所謂「大孝，始於事家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」可謂「脈相承。想不到的是，這位高歌「以孝治天下」的皇帝避難四川時，兒子李亨「接班」並以「孝」的名義將唐明皇封為太上皇。同大唐開國皇帝李淵被其子「大唐第一盛世開創者」李世民提前封為「太上皇」一樣，最終都讓「孝」成為笑話：要求子孫後代行孝卻沒到「退休」年齡就被迫過上淒涼孤寂的日子。由此可見，李淵的子孫運用「孝」這種工具的能力，個個都是「青出於藍勝於藍」。

所以，看到有人呼喊在道德失落、落落的當今時代，應大力弘揚「孝文化」，像古人那樣重孝、行孝時，我卻不敢苟同：我們需要的不是古代社會那些可怕的、恐怖的「孝」，而是發自每個人內心對師長們自然的尊重與敬愛！

心靈驛站

我們回不去了

《山楂樹之戀》的劇情並不複雜，但這部電影所引發的對純愛的思考卻有些複雜。這種複雜，不是誰是誰非、見仁見智的複雜，而是記憶與現實錯位、情感與時空斷裂、靈魂與肉體矛盾的複雜。在央視電影頻道策劃的「首映」節目中，有一個嘉賓互動環節，就《山楂樹之戀》相關的愛情元素設置了三個問題（選擇禮物還是信物；為了愛情等待一年還是一輩子；發乎情止乎禮才算純還是感情純就算純）。儘管這三問的邏輯並不嚴謹，儘管節目策劃的傾向性非常明顯，但相對年輕的嘉賓們還是發出了自己的心聲，給出了和而不同的答案，讓老一輩藝術家們「開了眼」。

在這種莊重的儀式下，發言對象是約定的，話語系統是規範的，也許不能完全代表普羅大眾的意向，但是，對純真、美好的事物懷有虔誠的敬意，是人類共有的天性。面對如此純真而又淒美的愛情故事，心有慇懃也好，痛徹肺腑也好，嚮往羨慕也好，會心微笑也好，總是在你心中激起一些情感的漣漪，特別是從那個歲月走過來的人，心靈的共鳴是強烈的，引發的感慨是由衷的。有人說，這不過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的一場舊夢，懷念與重溫當無不可，若拿來考量和貶斥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就不可取了。網絡上噴灑的那些口水難免有點過激，但也並非沒有道理。平心而論，不管是哪個年代出生的人，有着怎樣的生活背景和經歷，幾乎沒有人希望當年的山楂樹之戀重演。事實上，這也不是希望不希望所能界定的問題，這樣的人生已經成為絕唱，這

樣的故事已經成為絕版，因為那個年代一去不復返了，我們回不去了。

根據同名電影改編的電視連續劇《神話》，向我們講述了一個穿越時空的故事。在父親易教授的考古發掘現場，青年易小川意外地捲入一起搶奪文物事件。機緣巧合之下，他撞開了一個神秘的古代寶盒，與考古隊的廚師高要一起，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秦朝，演繹出一場轟轟烈烈的逆轉乾坤的故事。這樣的奇遇和歷險，就只能神話了。尚未發生的事物，在預知其演變規律的前提下尚可改向，已經發生的事物是不可逆轉的。我們已然走過的人生，幸福、甜蜜也好，悲傷、苦澀也好，都已定格於那個年代，存檔於那段時光，既不可能讓你回頭去重活一次，重新作出選擇或修訂，也不可能拿到今天重演一番，原汁原味地再現或複製。我們可以靜下心來，讓思緒飄向遙遠的過去，去捕捉那些曾經的幼稚和單純，去咀嚼那些曾經的苦澀和酸甜，去回味那些曾經的美好和浪漫，並為之動情和陶醉。可是，前行的世道總是要革故鼎新，向上的人心沒來由怨其古與不古，何況我們的軀體和心智已不復當年，我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已不復當年，怎麼可能再回到從前呢？

人是時間的奴隸，不管你承認不承認；時間是人的主宰，不管你願意不願意。空間可以挪移，時光不會倒流。含有故事情節的遊戲可以從頭來過，可現實生活不會也不可能有意義的從頭再來。那時的山，那時的水，那時的天，那時的地，那時的你我，都已化作模糊不

王兆貴

清的記憶，付與了不捨晝夜的似水流年。濤聲雖然依舊，夜色同樣撩人，但港灣已不再是當年的港灣，船長也不再是當年的船長，持有一張發了黃的舊船票，怎麼可能登上當年那班客船呢？所以，孔夫子就歎：逝者如斯夫！楚狂人就歌：往者不可諫！陶淵明就吟：盛年不重來！顧曼楨就哭：我們回不去了！黃仲昆就問：有多少愛可以重來？

我們回不去了，除非在夢中。人的一生就是不斷地同過去說再見的過程。說再見，其實也不準確，再見惟有在夢中。溫和一點說是告別，殘酷一點說是永訣。既然法則不可違，我們就應該順其自然，心平氣和地活在現實中。回不去就回不去吧，逝去了的純真無法挽回，難以複製，與其傷心歎息，不如讓那一段牽手的樹枝、那一塊大白兔奶糖、那一尾手編的小金魚化作美好的文化記憶，潤澤我們因匆忙趕路而變得乾枯浮躁的心靈，給功利化了的心性裡陌染染上一些爛漫的色彩。正像那首同名歌曲演唱的那樣：我們都漸漸長大，漸漸變得有點可怕，請別再紅着雙眼，反覆提醒，我們回不去了。停止這徒勞的掙扎，接受現實對天真的懲罰。



古典瞬間

李恩柱

邊緣化的妙玉

在《紅樓夢》中，妙玉是個另類。她既非賈府的主子，也稱不上奴才。但她有自己的處世原則，對權力者不是百依百順，而是採取一種不合作但也不是完全抵觸的態度。

大觀園竣工以後，為造勝景，以便讓賈妃高興，賈府從南方採訪聘買了十個小尼姑、小道姑，帶髮修行的妙玉也是這次入府的。不過，初時她不是人家讓來便來了，而是有一番小曲折。

當時負責此事的林之孝家請她時，她說：「侯門公府，必以貴勢壓人，我再不去的。」王夫人聽了匯報，笑道：「他既是官宦小姐，自然驕做些，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。」命人下了帖子備車轎去請，她這才來的。

妙玉自小多病，曾經買過許多替身通入空門，都不頂用。沒法可想，只有自己「親自入了空門，方才好了，所以帶髮修行」。才十八歲的妙玉，父母俱已亡故，身邊只有兩個老嫗嫗，一個小丫頭伏侍。妙玉所以成為妙玉，個人生活之路的坎坷是一個方面。坎坷路上的人往往採取三種生活態度：一是盡可能改變現狀，消弭困境；二是參透生活，隨遇而安；三是透骨酸心，精神憤懣。不懷偏見地說，坎坷釀造的這些神態，只要不影響其他人，不必大加褒貶。當一種精神態度只限於方寸之地，不對他人或者說整個社會構成威脅時，實在不需要厲聲斥責或是柔媚表揚。

不過，個人的情感逸出私人的方寸之地以後，個人的就不再歸於個人。尊重個性的社會，會撫慰個人精神的失落感，彌合個人的精神創傷，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。但不幸的是，妙玉生於末世，權勢籠罩一切，個人的一切在權勢面前都成烏有。不消說，妙玉的個性與主流社會相斥，必然顯得「不合時宜」，又加上她有才有財有貌，不肯順應那個社會，為「權勢不容」也是自然的事情。

其實，不得已遁入空門的妙玉，追求世俗社會情感的慾望並沒有完全被摧毀。「櫛翠庵茶品梅花雪」那一回，她無意識地將自己平日用的茶杯給寶玉用，後來賈寶玉生日，又給寶玉送賀帖，都說明在潛意識中，妙玉的人性之火始終沒有熄滅。

《紅樓夢》妙玉的判詞曰：「欲潔何曾潔，空云未必空。」粗視似乎是曹雪芹對妙玉有所批評，細思正是曹霽對妙玉這類被迫出家者的精深剖析。有學者認為，妙玉不能算完整意義上的尼姑，她是一位身穿法衣手拿拂塵將櫛翠庵當作「閨閣」的大家閨秀。誠哉斯言！實際上何止一個妙玉處於這種境地，但凡不得不淪入某種環境的人多有這種情感。

姑且不說他們個人獨特的氣質，只站在社會大環境角度講，櫛翠庵的妙玉，實際是大家閨秀生被逼迫的結果。她和別的少女一樣，有追求世俗社會幸福生活的慾望，根本不想陪伴青燈古佛。可惜，社會的險惡殘殘、乖張忿戾，使她不得不離開熟悉的環境，在庵堂過另外一種生活。

武斷想來，初時妙玉也許只為避難出家，但因為權勢氣焰沒減，不被見容，最後有家不能回，一個有才有貌復有財的閨秀從此淪入社會的邊緣。已經邊緣化的妙玉，對主流社會仍有感情，與主流社會雖然聚少離多，但機會適宜時仍不忘記拋頭露面。薛寶釵、林黛玉、賈寶玉在櫛翠庵吃了妙玉的茶以後，妙玉對寶玉正色道：「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，獨你來了，我是不給你吃的。」這是正告還是提醒還是偽裝？只有燈知道。

造成邊緣人的情況大約有這麼幾種：其一，因為山高皇帝遠，主流社會幾乎把那裡忘記了，那裡的老百姓就成了邊緣人；其二，地域一馬平川，無窮山惡水，但民眾無權無錢無拳，事實上也是邊緣人；其三，雖然「氣質美如蘭，才華卓比仙」，但主流社會凌壓不已，無奈淪於邊緣。這幾種邊緣人，哪一種也不是自願邊緣化的，從根本上說他們是親近主流社會的，不能忘情於主流社會，甚至想處於社會的中心。因為主流社會的不接納，不寬容，於是便邊緣化了。

於是乎，身居櫛翠庵的妙玉，一方面對世俗社會投去幾絲溫暖的目光，一方面又以「檻外人」自居。



妙玉畫像。 網上圖片